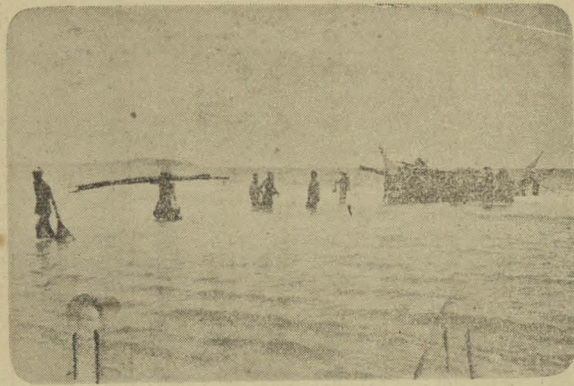


下數百斤，以視內地河中捕魚者，不啻小巫之見大巫矣。漁人皆黃髮碧眼，軀幹壯偉，狀貌頗異常人，蓋久居海上生活，慣習有以養成之也。眺覽久之，精神為之一爽，日既昃，乃返棹而歸。小艇載客，政府只限以六人，詎舟人貪利，竟載至十餘人，甫至海中，大風陡作，巨浪高丈許，小艇隨波上下，乍沉乍浮，輕如一葉，勢殊危險，乘客皆面無人色，雖士人亦為之恐怖不已，幸舟人持以鎮定，竭力鼓棹，始安然達彼岸，余既登陸，迴憶海中危殆之狀，猶有餘怖云。

漁人歸舟



【九皇會之盛況】

余居新加坡一日訪友於後港，見附近火車站之山麓，男女老幼聯袂而登，絡繹不絕，視之一神祠在焉，楣上木匾，及場中黃幟，皆書斗母宮九皇大帝等字，祠外焚冥紙，爐中火光熊熊，與爆竹聲爭烈，余詢友人曰：是間何熱鬧乃爾？曰：此所謂慶祝九皇大會也。於是近而察之，祠前為一草亭，中置木桶式長凳一，上蓋黃布，桶內盛水，而以發作橋，可履而過之，其旁揭黃紙廣告曰：諸會友請購冥幣及冥紙燈一份，銅幣十枚，投諸桶中，可保平安，時有人行於假橋上，道士即用老聃，朱印蓋其背，口中喃喃祝曰：福壽福壽，其人聞之，頗現欣幸之色，比至晚間，復見有多數男子結隊蜂湧而來，或提燈，或化裝，或舞龍，或舞獅子，燈光耀天，樂聲震地，齊集於道場，視各國慶祝國慶，尤有過之，忽見一焚香者，不知何事觸祠中司務人之怒，司務人即肆口詈之，狀甚兇惡，以莊嚴之神宇，現此怪相，殊不可解，至夜半，始舉行送九皇之禮，以木雕之彩亭中，置九皇大帝像，信男十餘人，共昇之，其前則導以執黃幟者多人，及音樂一部，旗幟隨風飄舞，鑼鼓大作，響徹雲霄，九皇亭後，更隨有無數善男信女送之，男則白布抹額，女則全身白衣，手中皆拈香一束，香煙繚繞，火光與星光互映，經行市廛中，爆竹之聲不絕於耳，至新記成黃梨廠廠內港邊，設一方桌，上置瓷鉢，焚以檀香，道士就桌前誦經呪，誦畢，將瓷鉢推入港中，順流而去，是時樂聲大作，善男信女，爭跪港濱拜送之，縱膝陷汙泥中，或全身沾濡不顧也，際此科學昌明時代，華僑身居異國，日與外人雜處，而迷信神權，仍不脫舊有之習慣，且鋪張揚厲，較國內為尤甚，殊可異也，聞此舉需費之鉅，不下萬元，與會者資力不足，輒貸質以應之，使以此有用金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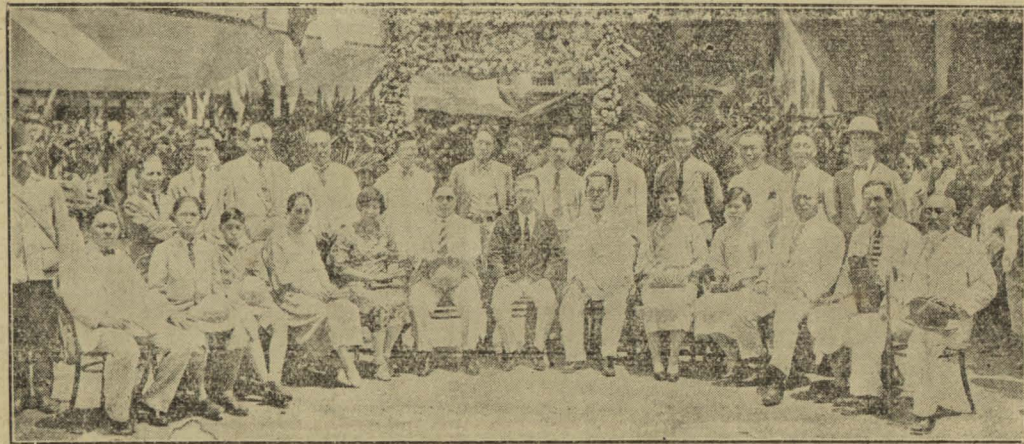
移作有益事業，豈不勝於佞神求福萬萬哉。

第八章 雜記

【訪陳嘉庚君】

余此次赴南洋，甫至上海，即聞友人盛稱陳君嘉庚為南洋第一流人物，迨至新加坡，首先參觀者，即為陳嘉庚公司，因是深願晤見其人，一覘其言論風采，願以君所經營之事業至多，光陰異常寶貴，不願以無關重要之事，擾其思慮，一日至陳嘉庚公司有事，適值君在辦公室休息，陳君鏡清力勸之，乃詣辦公室，與君晤見焉，君為閩之同安人，年甫逾冠，隨父商於新加坡，啟號謙益，匪經經營，日漸發達，二十餘年，遂臻今日之盛，現所經營，以種植樹膠及製造樹膠物品為大宗，其餘米穀百貨，無不經營，設工廠數十處，分行七八十處，自上海以南，迄南洋各埠，分行設立殆遍，統計所有各種財產，當踰萬萬元以上，年方四十餘，每日工作最勤，事必躬親，晨起即至工廠，監督各部分製造，午後赴總公司，辦理對於歐美各國之商務，晚則至俱樂部與各資本家，商洽購置交易等事，所定各項營業，辦事規則，皆有條不紊，切實可行，生平最惡狹邪賭博，口未嘗道及一字，惟時時以作事為樂，其於事也，不惜勞費，不憚失敗，聘任各國工師，雖年支工資數萬金，不嫌其多，試驗連失敗數十次，不厭其煩，其引誘後進，教導工人，莫不竭其循循善誘之力，而不以為苦，蓋其作事之能力至強，非常人所能及也，現在直接賴君之力生活者，已不下數萬人，而間接受其庇蔭者，尤不下數十萬人，故謂君為萬家生佛之大慈善家可，謂之為萬人泰斗之大教育家亦無不可，余既與君相晤見，君面色頗黑，兩目炯炯，光芒四射，身著黃帆布衣袴，足著白皮鞋，與普通工人無別，望而知為明幹有為

陳嘉庚先生歡迎國府委員胡漢民孫科之攝影



之人也。君於普通語不甚熟習，僅能聽而不能說。當由司帳某君代為傳譯。見余為北方人，握手時極為歡洽。余將近日國內情形，略述梗概，並語以國貨如何進步，人民如何覺悟，道路如何興修，末謂國內戰爭，正在破壞時期，實革命應有之階級。此時期不久，即可過去。斯時革命告成，而太平可睹矣。君聞余言，非常注意，遂對各種情形，詳加詢問。其關心國事如此，深足令人欽佩。余謂不佞希望先生所創製之樹膠輪橡皮底鞋，將來銷行各國，將陳嘉庚三字，遍印於環球土地之上，並預賀君為全球將來之樹膠大王。君皆遜謝不遑，談話間，觀其神氣，非常沉靜，語不虛發，尤足使人欽服。余恐有妨辦事時間，起辭二三次，皆經君挽留而止。迨既辭出，則已至十數分鐘之久矣。公司同人見之，皆驚異異常。蓋君之名望既高，國內人士往訪者至多，君於接見之後，即問以先生此來有何見教，迨其人說明來意，君或可之，或否之，不過寥寥數語，即可解決。至多不過二三分鐘而已。但其事如視為可行，雖一諾數萬金不吝也。自是以後，余雖不能與君時常晤面，而間接所受之益甚多。余兄弟編歷英荷兩屬，所至之處，皆經君所設分行詳為指導，所携各種國貨，得以陸續暢銷者，皆君介紹之力所致。現在營業漸見擴充，飲水思源，不能不深感嘉庚先生之賜也。其後余將兄弟子姪，併送入公司執業，蒙其不棄，概予收錄。尤令余等感荷無已。君對於革命事業，最為熱心。孫中山革命時，君竭力贊助，捐資甚多，與蔡元培黃任之及革命各要人，皆為故交。所作之事，亦多得君贊成之力云。余返國時，適遇上海某要人，談及君之德業，謂君曾出資數百萬，辦理集美學校及廈門大學，每年直接間接，所擔任之南洋教育費，不下數十萬。其他慈善事業，國內捐款，每年更不下百餘萬。不特為南洋第一流人物，即方之國內人士，亦當首屈一指。倘吾國政府舉辦大規模之工礦農商各實業，需資數千萬，或數百萬，得君為之經理，其造福於國計民生者，當非淺鮮也。觀此，足徵君之才識，已為國人所共知。其事業之蓬勃發達，殊未可限量。將來或成為環球之名，亦非難事耳。惟君於中國北部各地，尚未嘗遊歷及之，不日南北統一，時局平靖，想必當至北方一遊也。（現在該公司已設分行於漢口、濟南、天津、北平、鄭州等處矣。）

張永福先生



【訪張永福君】

張永福為新加坡華僑中聲望最著之一人，余抵新後，首往君所辦之平民工廠售品所訪之，其人年約五十餘，

性豪爽，肝膽照人，有古俠士風，望而知為有作為之實行家也。當民國初元，曾力贊革命事業，捐資甚多，與孫中山為生死交，故華僑極推重之。相見後，張君謂余曰：君以北方人，迢迢萬里，航海南來，思以實業立足於國外，可謂有志之士。殊令人欽佩。然君於沿途，亦有若何感觸之處乎？余曰：我國海岸線數萬里，不為短矣。海外僑民數百萬，不為少矣。然本國輸出之貨，皆恃外船為之運轉，故余行萬里海程，曾不見一本國之船舶，不觀一本國之旗幟。是以陸海兼資之國，幾變為純粹陸地之國。商業之不振，此實為一最大原因。余此行感觸之處甚多，尤以此事為最甚耳。張君曰：君所見，實獲我心。余日內即將返國，返國之目的，即以經營此事為工作之大端。著手計畫，擬先購輪船數艘，自汕頭直達新加坡，往來航行，以運載出口之貨，及出洋之人，以免為外人所制。俟此線有成績後，再推廣於他線。余行後，君如有需助力之處，工廠司理蔡奮初及老友陳開國二君，皆能任之。君可逕委二君代辦，可不必客氣也。翌日君果返國，余與君祇此一晤，即蒙君推誠贊許，殊為可感。其後進行商業一切事務，多蒙陳蔡兩君指導贊助，成績頗佳，皆張君介紹之力也。

【濟案之感言】

余方編書時，值濟案發生，不覺忿氣填膺，寢食為之俱廢。乃就淹通政治外交之友人某君處，徵其對於此案之意見。某君於是原始要終，歷述此案之起因，及吾人應持之態度，與其補救之方法，詞意沉痛，思想遠大，實可為我國民對於此案之正確方針。余聞之，佩服不置，爰錄其語，為余對於此案之紀念，且以告諸南洋青年之有志國事者。

山東濟南被日本之炮傷



民國四年五月七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的次日，英使朱爾典去見外交總長陸徵祥，請他負責任勸袁世凱承認日本要求，坐了兩點鐘，落了兩點淚，說道：最後通牒，祇有唯否兩字，此刻日本已有大決心，若不屈服，便有大禍。日本此時，把中國踏平，各國也無法相助，即使將來可以恢復，然而中國已是亡了一次。本來袁世凱想要拒絕，當時之段祺瑞（陸軍總長）尤其激昂，後來熟籌利害，祇得忍辱簽諾。然而其後因為國際形勢之變化，二十一條，差不多自然的無形取消了若干條。至於舉世駭怖的第五項，更在華府會議上，由日

本代表、宣言拋棄（以後再提）之保留權利，從這一點看來，一時的外交困難，決不可怕，所可怕者，自身不努力，國事無進步，叫愛我者，為我意冷心灰，謀我者，竊幸時機再至，自從歐戰發生，我們國際上遇過多少好機會，惜乎國民太不長進，上焉者，虛矯浮囂說大話，不辦實事，有地位而無成績，下焉者，勇於私鬥，巧於搜錢，更說不上國家思想，致遷延因循，坐失機緣，這除我們自身反省懺悔，却怨誰來，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威爾遜條約，德國差不多和亡國一般的悲慘，記得這天，德國全國國旗，概蒙黑紗，以示哀悼，但是各學校依舊上課，有一位柏林工科大學教授，上堂講書，對學生說道，今天我本不想來，繼而一想，還是該來，我們德國的鋼，在世界推第一，我們德國人，便應該和鋼一樣，壓力到來，儘可緊縮，到最小限度，壓力一去，立刻便可伸張，到最大限度，這番話，很有道理，本來一個國民，須要有彈性，俗話說，大丈夫能屈能伸，正是如此解釋，不過現在是科學世界，國民要想滌除國恥，發揚國光，若不從學問修養上，痛下功夫，鍛鍊能力，結果還祇好屈辱復屈辱，雖受亡國滅種之禍，仍算是自作之業，無人憐憫，無人扶助，所以我們今天與其怨人，不如責己，與其怒號，不如飲恨，與其說空話，不如求實學，化叫囂為深鷲，屏客氣為血誠，既下決心，蓄養實力，以圖他年之伸張，便不妨先下決心，忍辱負重，以作今日之屈，苟能如此，屈為不虛，伸且必至，試看德國今天，便是我們的模範，因此之故，奉告愛國青年，勿作無謂之犧牲，勿為無益之悲憤，練成鐵的身軀，鍛就鋼的意志，養得水品般的智識，不腐化，不惡化，我們不許中國亡，便誰也亡不了中國，盤根錯節，乃成利器，語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前途困難正多，願青年自勵自重，舉凡罷課宣傳，游行講演，種種活動，姑且作戈矛劍戟過去時代的武器觀，由此更進一步，去發見新武器，方不失為新時代之新青年。

【山東慘案籌賑會】

民國十七年五月，日本挾其帝國之勢力，乘我內部相爭之際，舉兵侵入濟南，佔據我鐵路，攻奪我城池，蹂躪我主權，慘殺我同胞，種種不顧公法，不合人道之蠻橫行為，筆難盡述，全國各地聞之，莫不髮為之指，皆為之裂，競起結合團體，講求抵制之方，與夫救濟之策，南洋各埠華僑，對於祖國重大問題，其熱心向不減於國內，故於濟南慘案消息傳來之後，即紛紛組織團體，或宣傳慘狀，或籌募賑款，以為濟南同胞之後援，其中尤以新加坡一埠，更為熱烈，所成立之山東慘案籌賑會，勢力最宏，進行最猛，不旬日，即籌得賑款數十百萬元，分次寄交南京中央財政委員會代為散放，新埠華僑之熱心祖國，即此可以概見，該會所有職員，概係全埠各團體大會所公舉，各團體並派代表一人，加入為幹事員，蓋此會實不啻全埠各團體之結晶物也，茲將會中職員，及各團體

新加坡山東慘案籌賑會婦女全部體攝影



- | | | | |
|-----------|----------|-----------|-----------|
| 幹事員銜名列誌於下 | 正會長 陳嘉庚 | 副會長 陳秋樞 | 財政主 |
| 任李振殿 | 財政員 吳勝鵬 | 謝天福 | 黃有淵 |
| 庶務主任 黃奕寅 | 庶務員 湯祥藩 | 丘繼顯 | 李亮琪 |
| 賬員 林竹圃 | 周獻瑞 | 文牘主任 何葆仁 | 李鐵民 |
| 主任 張維進 | 董事員 李春榮 | 羅承德 | 區晃堂 |
| 開國 | 梁谷欣 | 曾紀辰 | 蔡子亭 |
| 曾幾生 | 蔡寶泉 | 劉登鼎 | 蔡輝生 |
| 生 | 洪高興 | 侯西反 | 黃岸 |
| 各團體幹事員 | 南洋江夏堂黃碧邨 | 潮州批業陳子由 | 仰和 |
| 商務局馬康侯 | 海嶼郊公所楊友臣 | 星洲鐘錶行朱奇軒 | 隨 |
| 園公館傅文島 | 怡和軒葉玉堆 | 英和船務局郭福來 | 寧陽會 |
| 館伍菊賓 | 茶陽會館張慕商 | 聯和關林學籌 | 高州會館黃展 |
| 誠 | 八和會館鍾兆南 | 柴炭商行公局謝龍門 | 壽記行船館馮 |
| 家駿 | 安溪會館蕭百馨 | 暹郊商務局洪開榜 | 應和會館湯竹 |
| 君 | 布行商務局潘鏡明 | 印務益羣社羅浚秋 | 星洲洋衣同業 |
| 吳覺非 | 興和行李熙堯 | 廣幫肉行李秀林 | 廣肇幫客棧鍾澤 |
| 泉 | 樂閑公館吳熾環 | 天南壇趙文烟 | 華僑牙科公會沈耀民 |
| 崑略郊公所李周編 | 玉露公館黃竹三 | 潮州金果行林卓之 | |
| 南順會館陳贊朋 | 東安會館劉畢文 | 京果商務行蔡錦芳 | 爪 |

亞郊商務公局蔡嘉種 南聲公館蔣人郁 藝商公館鄭卓謙 米商公局歐傳蚶 寅賓公館卓望管 羣商公館王北辰 樹膠公會蘇炳利 明星公館許其文 雜貨行歐陽艾南 彬彬公館楊岐山 沙藤行潘彥青 國風幻境韓道業 酒商公局吳少樓 晉江會館莊丕甫 瓊州會館何君佐 潮陽會館林奕宜 紅皮商務公所陳孔捷 海游藝會梅國良 駁船公所蘇振興 醉花林公館林雨巖 精武體育會黎朝光 興安會館郭子惠 福州務德會林開臻 西北門車房機器馮神 益勵學社謝春霖 同德書報社洪寶植 南洋華僑中學校友會蔡臨從 福州會館林乾增 姑蘇敬慎堂黃信滿 樂陶公館 怡苑公館丘繼耀 當商公會林文田 肇慶會館何思觀 香山會館黃志超 聯商公館韓釗準 三江會館張辟方 同福社陳錦堂 摩多巴士團楊瑞麟 勵志盧譚焯堂 枋木船業公局陳貴賤 南安會館洪嘉音 藥材商業公館張保初 洋貨同業陳榆楠 育才學校林永福 番禺會館徐智誠 居鑾華僑賑濟濟南籌備會章文雙 華陽閣公館洪舜瑜 曇花鏡影劇社張錦釗 藤商公會陳居俊 仁聲社何振華 星洲機器同業陳耀森 育才夜校符菊郎 岡州會館林紫昭 蘭亭公館簡緝臣 公瑜行吉偉卿 福州磁商研究所陳大輪 三水會館馮珍君 文華行何蘭洲 厚福成衣行馮振生 三和會館黃池蓮 仁和公館張元達 廣肇幫洗衣鄧道珊 剪髮行關修元 羣德社林忠木 糖商公局鄧博興 普福會館李景彭 豐順會館張靜波 均益行李德初 永定會館林友巖 亦樂公館楊允弟 惠安會館何衍品 亦環公館陳耀田 南廬學友會林邦彥 中華樹膠聯合會洪高興 詩知公館余雙全 僑南公館張璋奇 華僑公局黃添福 勵教公館蕭楚文 惠州會館蕭達璋 紅皮西友行楊耀初 福和合記公司賴奎 逸林公館曾紀宸 同壽行陳泰 萬載和公館 同樂革履行歐福如 碩莪商業公會館清吉 金飾商業吳業琛 振羣學校黃才源 崇正校友會陳金源 西北門補爐裝船同業黃植桂 航業同人社吳牛記

【訪賈子安領事】

余至中國領事館訪賈領事值賈君未到館員通電其寓所乃邀至寓中晤談賈君名文燕字子安年五十餘久爲外交官歷任南洋各埠領事故於各埠情形極爲熟悉性和平善談論望而知爲外交界老手也是時方患喘哮喘病蓋居熱帶多年爲酷熱所侵因而染之者也相見後賈君因余係北京人初到南洋力疾起逐握手暢談深表歡迎之意余叩以對外辦事情形及華僑狀況賈君曰外交之得失視乎國勢之如何以爲斷國勢盛者其外交自易於勝利國勢衰者則反是今吾國之亂亟矣對內不暇

遑言對外故爲外交官者縱有眼光手腕亦被國勢牽掣英雄無用武之地矣至於華僑中雖不乏資本雄厚事業發達之人然其發達也非有遠大之眼光卓越之才智也不過偶遇時機不知不覺因而發達耳逮至時機一過則往往不知不覺又因而衰落矣故貧者可陡然而富富者亦可陡然而貧皆隨機會爲進退於其自身之能力如何經濟如何初無若何關係也即如樹膠一業當歐戰起後供不應求價值飛漲於是華僑業樹膠者皆陡然而富矣及大戰停止求不逮供價值大落向之因是起家者又因之而失業矣橡皮如此其他莫不皆然知華僑之發達者純屬偶然的而非當然的其所以發達之故即叩之本人彼亦無能爲具體之答覆也現華僑中能直接對歐洲營業者不過二三家餘則經外商之手展轉以達於歐洲而已故於世界市場上某貨盛衰如何供求如何皆茫然不知一任外人之操縱其直接貿易者亦於此等處曾不知詳細調查爲發達營業之張本而日惟舞榭歌台疲精神於無用之地而已華僑之情形大率若此其前途亦頗岌岌乎可危矣言訖太息不已並叩余國內現狀余略述人民困難之狀賈君亦爲之動容蓋其對於時局極有關切之意非毫無心肝之官僚派所可及也談良久余以賈君病體不耐久坐遂興辭而出翌日賈君至旅館答拜囑館中善爲招待並謂如有所需即可通電見告必當盡力幫助也

【弔曾幾生之母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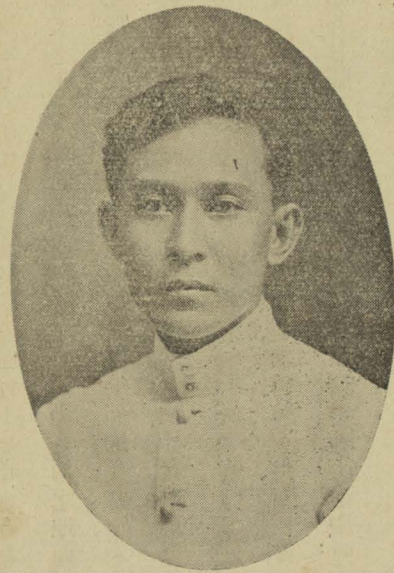
曾君幾生南華貿易公司經理也性慷慨思想異常進步對於華僑教育事業熱心贊助不遺餘力所辦青年勵志社內容完美尤有名於時某年丁母喪凡新加坡華僑知名之士皆往弔之行跪拜禮者甚多各團體各學校或舉代表而往或整行列而至莫不致其哀悼之意焉出殯之日余往執紼其柩以靈輿載之輿前鼓樂爲導執事及冥器甚多花圈尤不計其數靈輿行至大街時引輿之夫役一律退去由送葬之戚友與各團體代表各校男女學生共同執紼引靈輿緩緩前進直至塋地而止吾國舊式喪禮之精神於此可見而送葬者對曾君感情之真摯亦於此可見



【弔故友王清源】

王君清源福建人，年僅二十餘，爲陳嘉庚公司財政主任，性敏慧而辦事穩健，且富於責任心，陳君嘉庚極倚重之，公司月出入款率數百萬，皆聽其一手經理，從未加以過問也，與人交尤懇摯無城府，偶有所求，無不勉力助之，余至新加坡後，得摯友數人，而君與陳輝煌陳鏡清三人尤密切，日則共食，晚則同車而游，每促膝密談，至深夜始已，凡余所經營，輒求三君爲助，皆竭力贊成之，而獲益於君者尤多，及余赴檳城忽患重疾，日下痢數十次，鬱鬱居逆旅中，念君不置，一日方眩暈間，忽見報紙載君逝世之新聞一則，急取閱之，始知君竟以暴疾卒矣，嗚呼，君以明通之質，卓犖之才，方在青年，即負重大責任，錦片前程，何可限量，朋輩皆期以將來大有作爲，足爲華僑建遠大之事業，豈料一病不起，遽天年，而余初至南洋，所事皆在草創，遽失此絕大臂助，尤令人哀痛無已也，君上有雙親，下有幼子，母病盲，行動需人，而家業蕭條，將來復何所賴，爰致函陳君輝煌請於同人中爲君集義款，恤其身後，並將儲蓄部存款數十元，提出捐助，以爲之倡，其後果集得數千元，公司又助以數百元，每月並給以常款五十元，陳君嘉庚且親臨其家弔祭之，迨余自檳城返新，因未及躬與其喪，深以爲遺憾，遂偕陳輝煌君同至其家唁其老親，及其妻子，又助以十元，以後每月致之，以爲常，又偕陳輝煌王丙丁二君購鮮花甚多，詣其墓奠祭之，墓在福建公共墓地中，余等乘汽車往，逾數商埠始抵公共墓地，尋至君之葬地，但見一撮新土，茫然孤立，加以慘淡之日光，荒涼之草木，不覺悲從中來，失聲痛哭，哭罷，更以鮮花堆置墓前，憑弔久之，戀戀不忍去，直至日薄西山，始爲陳王兩君強拽至車中而歸，至今每念其贊助之熱誠，猶耿耿不忘也。

南洋 陳嘉庚 司財 政員 王君 清源 遺像



【訪邱菽園】

邱君菽園閩人也，父爲新加坡鉅商，家資累數百萬，人甚開明，執僑界之牛耳，邱君幼時，其父遣之回國求學，遍求名師，好學不倦，遂博通經史，尤擅長詩古文辭，年始冠，即舉於鄉，性豪爽，喜交游，高談雄辯，所至一座盡傾，康南海倡新政，邱君首先響應之，代表華僑晉京，上書，並輸鉅資，爲新政經費，戊戌政變，南海逃至南洋，邱君執贊門下，供以鉅資，欲藉華僑之力，圖維新事業之再

起，其後屢經蹉跌，家財亦漸漸散盡，遂無意功名，築覺覺經舍，終日蟄居一室中，逃禪以自悟，今年五十餘矣，偶中酒後，尚抵掌慷慨談天下事，如二十年前也，生平著作甚多，因不甚收拾，亦大半散佚，惟嘯虹軒詩鈔已刊行於世，中多游戲之作，非正集也，南海爲之序，稱其可與黃公度聯新聯鐵，其價值可知矣，余至新加坡即訪之於覺覺經舍，君爲之講述佛學奧理，兼及醫藥方術，獲益良深，是後過從頗密，偶有疑難，或感微恙，皆就君決之，新埠之人，無一不講經濟，蓄資本，注意於生產事業，君獨談經說法，不事生產，而以覺世爲念，聞之慨然起高尚之思，殊令人仰慕不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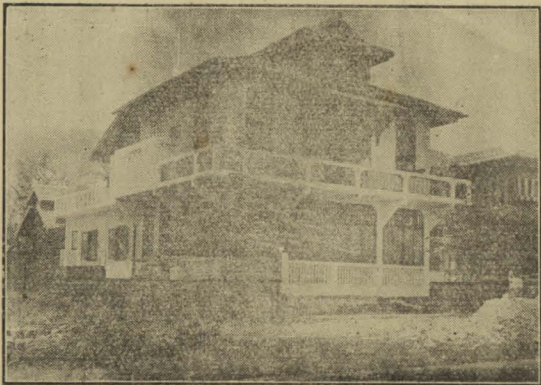
【陳鏡清家中之歡宴】

陳鏡清係陳嘉庚公司之機器總管也，福建人，聰明絕頂，凡耳目所經，無不明析其理，而深知其用，能操數國語言，國內各處方言亦多通之，任機器總管，無論何種機器，閱其圖，即能知其配置之法，運用之方，故陳嘉庚公司營業之發展，陳君贊助之力爲多也，某日陳君設筵家中，邀余暢叙，與宴者，爲王丙丁施伯謨陳輝煌王清源諸君，及其他大公司要人，所備肴饌，多爲福建名品，佐以馬來所產之佳果，席間諸君競以國內近狀見詢，余爲略述，戰事之劇烈，與民生之困苦，諸君聞之，皆歎息不置，陳君有女二人，一善鼓鋼琴，偶作數曲，頗鏗鏘可聽，余初抵南洋離鄉萬里，時不免寂寞之感，觀陳氏女之活潑狀態，不覺爲之一快，宴罷，陳君自御小汽車，載余環遊全市，時已萬家燈火矣，遊訖，乃送余歸寓。

【訪林文慶博士】

林文慶博士，醫學甚精，尤擅英語，對於世界政治之趨勢，學界之潮流，皆能洞見其原委得失，時居新加坡足跡遍南洋各埠，所至之處，僑民莫不歡迎，恐後，每一演說，聽者常數百千人，陳嘉庚尤推重之，聘爲所辦之廈門大學校長，新加坡英政府因其爲華僑人望，遇有重大事件，須對華僑接洽者，輒先徵其意見，或即託其從中疏解，而博士亦能代達華僑困難情形，使雙方互相諒解，最後得和平之解決，其爲內外所重，蓋如此，某年博士擬組織一廈門醫院，躬赴各埠募集捐款，到處演說，聽者無不爲之感動，慨捐鉅資，於是數十萬捐款之集，而廈門醫院遂以觀成，博士之對僑民魔力之大，與僑

陳鏡清先生之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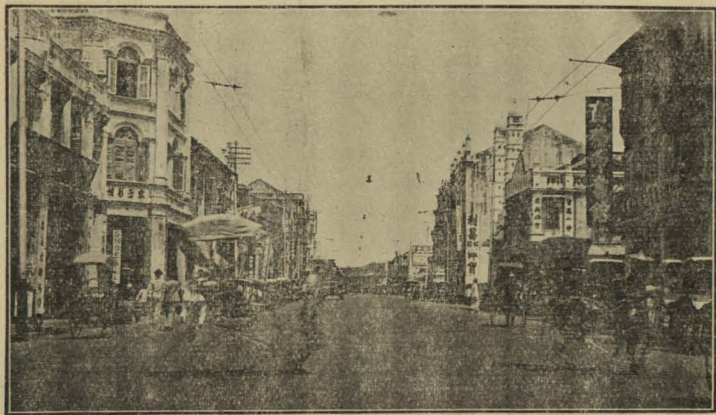
民信仰博士之深，即此可見一斑。當博士在新加坡募捐時，余於陳嘉庚公司俱樂部及僑生俱樂部中，曾屢次聆其演說，極欽佩其人。因於某日往訪之，博士體魄雄偉，談論風生，雖年近古稀，而精神矍鑠，望之如五十許人。待人和平謙遜，藹然可親。余以南洋居熱帶之下，居民易生疾疫，博士對於衛生及防疫之法，當有心得，請其相機發表，以便華僑取法，免為疾疫所侵。博士聞之，頗表同情，既謂余曰：

陳君嘉庚為南洋華僑之巨擘，其經營實業之方法，實有非他人所能及者。先生將來返國時，可於滬漢京津等處，將其營業方法，廣為宣傳，使國人聞之，觀感興起，咸發生對外企業之心，其於國計民生，皆有莫大之益云云。余亦深以為然。時同坐有南洋商報主筆林君獨步向博士徵詢歐美最新之教育方法，及最新出版關於哲學倫理之書籍，博士詳為敘述，皆極明確，是時又有多數來賓，方待與博士相見，余乃告別而出。

【赴商務印書館經理邱培梅之宴】

新加坡商務印書館經理邱君培

新加坡之商務印書館



梅江南人也，商業知識甚富，尤擅於英文，商務印書館僅新加坡設分館一處，所有南洋各埠營業，皆歸其經理，則其人之重要可知。余初抵是地，僑胞知名之士，因余北人，而遠道南來，極表歡迎，皆欲設筵招飲，余則以為設筵與開廳之費，合之不下百餘金，徒傷經濟，無益於事實，乃概予謝絕。惟與邱君感情既洽，得其贊助尤多，堅欲設筵酒家，共拚一日之醉，峻辭不可，不得已而赴之。筵設牛車水某酒家樓上，某酒家，內容純取舊式，壁間懸字畫甚多，所售為粵派酒席，味極佳美，席間有荷屬某埠華僑學校校長，並商界重要人物多人，相與暢談，南洋商業現狀，與其發展之法，痛飲甚歡，直至夜深始醉飽而歸。

【訪雲南明紹珍】

南洋華僑以閩粵兩省人為最多，勢力亦最雄厚，其他各省，皆遠不逮之。惟雲南人至暹羅採寶石翡翠者，則頗有深遠之歷史，其蓄有鉅大資本者不少，採石之外，兼營他業，因而各埠中，雲南人亦殊有一部分勢力。余居新加坡，偶於張君永福所立之平民工廠經蔡君奮初為介，得晤明君紹珍。君籍隸雲南，幼慷慨有大志，既壯遊學日本，畢業於士官學校，與唐繼堯、蔡松坡

皆同學，辛亥革命軍起，雲南獨立以應之，雖出唐蔡之功，而君亦與有莫大之力焉。後見國事日非，棄官歸航，海至新加坡，效陶朱公之營商業，時樹膠業正發達，乃自營樹膠園一區，其內容組織及管理方法，皆極有條理，較諸歐人所設樹膠園，頗無遜色。君之才具可於此見之矣。自是與君頻相過從，每促膝暢談，至深夜而後去。然君以所事未遂，居恒鬱鬱，不得志，頗以醇酒婦人自遣云。

【訪何心田】

何君心田，粵之三水人，幼從父習醫術，年二十二，懸壺香港為醫士，時港中多洪門義興黨人，以革命相號召，君亦投身其中，但入會後，見其萎靡不振，諸事荒廢，頗悔之。年二十四，自香港至新加坡，先亦業醫，後設商肆，兼從事革命事業，會訖言，居留政府將搜索革黨，君名列其中，人多勸君歸國，某君更助以川資百元，乃得返粵。是時胡展堂方為粵督，君往謁之，展堂弗出見，但派代表說明粵中無相當職任數語，久之，始得當事許可，編南僑北伐軍一隊，隸陳炯明麾下，未幾，南北和議告成，改名為同盟模範軍，君為隊長。一日在講武堂演操，君用力過猛，竟跌傷左足，無何，餉精亦支絀，該軍遂無形解散，而君於革命事業，於是告一段落矣。其時阮囊羞澀，欲繼續來新，正歎無人助裝，幸有數友饋金四百餘元，助之，乃匆匆來新，復開廣濟堂藥店，並附設華英女塾於樓上，既五年，頗有成效，不意土產價降，市面恐慌，經濟既乏，不得已復停辦，現惟從事種植畜牧而已。君家於嘉東，余居新時，曾往訪之，茅屋竹籬，頗有瀟灑出塵之意，院中鑿池引水，種蓮養魚，其中池邊環以茂樹，即與余坐池邊樹陰下，暢談甚快，既而俯視游魚，仰觀翠鳥，清幽之趣，令人神氣爽然。凡新埠鄉間庭園，多鑿池種荷，既以悅目，兼可用以冲涼，其制甚善，然亦市政修明，渠水四達，有以使之然也。

【中南學校晚間小集】

新加坡去國甚遠，其地華僑各省人莫不有之，其省分相距較遠者，往往因言語不通，而感情為之隔闕。若相距稍近者，則以言語可通，習慣相近之故，相與引為同鄉，而感情之親密有加矣。余以北人初居是間，所見多閩粵之人，雖言語不通，然多經閩粵友人，特別招待，中南學校校長賓士謀，叻報主筆周君南二君，皆湘人也，晤對之際，談笑甚歡，毫無隔闕不通之弊。恒邀至校中晚餐，其廚役極善烹調，所作肴蔬，無不鮮美適口，余嗜食其味，每晚餐時，非至中南學校食之不快也。由是每晚余及周君必至中南學校與賓君及其同人劇飲暢談，為笑樂。周君畢業北大學校，旅京有年，嫻於二簧，賓君則擅長胡琴，醉飽之後，賓君輒出其胡琴奏之，周君與余等則競唱二簧佳劇，或仿譚派，或摹鴻聲，弦歌之聲不絕，每至深夜始散，余居南洋時，快樂之生活也。

【與梁顯凡君之暢談】

梁君顯凡，粵人也，現任新加坡總匯報主筆，聰明幹練，少年有為，與人交，誠信備至，凡有所求，無不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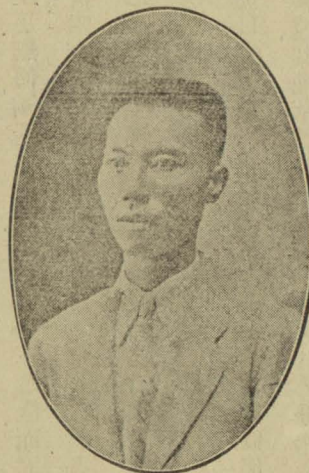
力助之。余初抵新埠，寓益生棧時，與過從，每相晤，即暢談竟日。君為詳述南洋各埠商業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及僑民之狀況，下至風土人情，飲食居處，纖細靡遺，並將各埠之地理，及其地華僑之重要人物，列一清單，俾余按圖而索，不至有盲人瞎馬之虞。又為之介紹多數要人，余於是始將南洋一切情形，瞭然於胸中。其後編歷各埠，所至頗受歡迎，毫無捍格之勢。蓋皆得君指導吹噓之力也。

【中學與叻報之風潮】

新加坡華僑中學校校長某君，年方少，喜飾邊幅，濡染新潮，亟思試驗自由戀愛之學說，有教員某女士，貌甚美，亦主張女子解放，曾實行離婚者也。兩人志同道合，因而發生情的美感，久之遂欲實行結婚，為試驗自由戀愛之場合。然羅敷雖未有夫，而使君固自有婦也，無已，則踵某偉人前例，停其妻而再娶焉。其妻為某校校長，亦鄙其人格，即與離異，不意學生多守舊派，以某君此種行為，悖於禮法，實學界之大辱，羣起而攻，並要求校董撤換之。

而報紙亦紛紛著論攻擊，為學生之援。一時風潮洶湧，儼然為僑界一大問題。而校董則以為校長進退，非學生所應干與，對其要求，嚴斥不從。某君更以勝訴，尤欣欣自得，遂慫恿校董，將學生全體解散，輿論因之愈為激昂，對校董亦頗示不滿之意。校董不得已，始將某君辭退，另招新生，恢復該校原狀。而一場大風潮，至是始告平息焉。說者謂此事初本甚微，但將某君斥去，即可了結，不意校董意氣用事，致令風潮擴大，究之一方既為英人輕視，一方又使數百學生失求學之地，而某君地位終不能保，是亦不可以已乎。

中南
學校
校長
賓士
謀先
生



報紙損害名譽為詞，控告攻擊最力之叻報於法庭，雙方各延律師，為辯護。校董且出席法庭，每開庭日，旁聽者紛集，席為之滿。結果叻報敗訴，判罰名譽賠償金若干。於是輿論大譁，皆為叻報抱不平，且有捐資代付賠償金者。某君既

告之，則彼茫然不解，以英文讀音告之，則英音與馬來音相差頗遠，彼亦不知，所云皆不能不誤也。如欲赴居鑾站，須告以孤魯望，彼始了然。若告以居鑾，則不知也。欲赴吉隆坡，須告以瓜拉隆坡，告以吉隆坡，則不知也。此皆余親身閱歷者也。其他地名之差，大都類此。故吾人初履是地，不能作馬來音者，最好託友人代購車票，或令旅館中人購之，始為妥當。此應知者一。車票購妥，將登車時，代運行李之脚夫，又皆吉寧人矣。照火車定章，凡行李重大之件，應起行李票，而此輩脚夫，則對乘客故示好意，意以重大行李，皆應起票，而彼能為之運至車上，不令點驗行李之人覺察，則行李之票費可省。迨既運至車上，彼乃向乘客要索酒資，言語不通，糾纏可厭，惟有多以數角付之去。然至下車時，彼輩脚夫，見行李有應起票而未起者，則又示意以不起票即應受罰，而彼能使檢驗員不覺，為之運出，又須另付酒資數角而後已。計前後所費，較之照章起票，所省無幾，而受若輩種種挾制，殊為不值。初至是間之人，為若輩所欺多矣。故行李以照章起票為宜，免受若輩所欺。此應知者二。又吾人乘車以二等車為最適宜，車中頗清潔，乘客多中流以上人，恰合於吾人身份。至三等車，則馬來人印度人吉寧人雜處其中，言語嘈雜，氣味薰蒸，下流之狀，令人欲嘔。視二等車不啻天壤。此應知者三。火車赴檳城，早晚開行二次，至吉隆坡為中點，由是換車頭，以達檳城。車上有臥車，可購番菜食之，售者為粵人，其他咖啡汽水麵包等零星物品，隨時皆有售者。故乘客於飲食起居皆極方便，毫無困難之虞也。茲將火車例章譯之於下，凡乘火車者，務宜注意。

叻報主筆周君南先生



有售者，故乘客於飲食起居皆極方便，毫無困難之虞也。茲將火車例章譯之於下，凡乘火車者，務宜注意。

改訂火車例章簡譯

(客位車費表) (壹號位) 每英里六占二五 (貳號位) 每英里三占 (叁號位) 每英里二占十二歲以下小童及不滿四英尺者俱半價。手抱嬰兒

免費。另搭夜快車，不論遠近，如要睡床房間，壹等票，另加收四元。若在座位頂架睡床，另加收二元。貳號票，在座位頂架睡床，加收一元。(食殮規則) 搭客欲在何埠火車站食殮，當預早通知管車人，俾先電告，不取電費。來往新加坡吉隆坡庇能新頭之早夜快車，常有殮車隨行，可任意隨時往食。(行李規則) (一) 凡隨身需用物件，可作行李計。如販辦貨物以圖利者，不在此例。(二) 一號客位，准帶行李一百斤，二號客位，准帶六十斤，三號客位，准帶四十斤。若小童買半價車票，其行李亦照例准帶一半。若行李過額，五十英里以下，每斤收費一占八，五十英里以上，至一百二十五英里以下，每斤收費三占，一百二十五英里以上，至二百英里以下，每斤收費三占六，二百英里以上，至三百英里以下，每斤收費四占，三百英里至四百英里，每斤收費四占八，四百英里以上，每斤收費六占。(三) 凡沿途招生意客商，親帶各種貨物，准各照其常客位所限之行李，多帶三倍，如再過額，亦收照常過額之費一半。惟座壹號位，能依此例。(四) 如過額行李，係衣箱包袋，又手能挽以

登客車者不計，但自行照顧，如失，火車不負責任。(五)倘過額之行李，載費例應先交，至先收與否，乃管車人之權。(六)行李如要註冊，當自封固，標明某人往某埠，若舊標頭尚在，須撤除清淨，仍要直交管車人取回收據，每件每物收註冊費壹角，惟該據當自存檢，或為別人收拾，依據取去，乃是自誤。(七)行李註冊，須先十五分鐘到火車站，如遲，有權留歸下次車，方可代理。(八)如行李買燕梳，當預早半點鐘交來，其費用與火車寄包頭者一律。(九)凡行李如不封固，或舊標頭未曾撤去，概不收納。(十)所有物件，有碍於搭客者，不准攜帶入客車。(十一)凡行李手挽登車，除能置於車位底，及車架上外，別件不准攜帶入客車。(十二)如行李過多，不能強索原車載齊，火車有權酌量留歸下次車方載。(十三)如行李被定留下次乃載，或該客既買車票，可挽回下次車祇不須費用。(十四)凡行李放置火車站，如有失漏，與火車無關。(十五)凡行李漏置火車站，過三句鐘無人到領，必代貯歸貨倉，候物主認明取回，例當納貨倉租。(搭客半路逗留規則) 凡過一百英里之客票，可逗留一日，並火車停止之時刻，不計里數，多者類推，但逗留之時，不得逾所限之額，或在此處已足額，則他處不能再行停歇，在某站下車，須持票向該站長簽號書明日期作據，否則無效。(星期五發售來回平價車票) 每逢星期五夜車起發售，至少五十英里起至四百英里以上，來回平價車票，祇收車費七十五八仙，即來回合計，每壹元車價，減實收七角五占，回期須本星期日最末次車，或星期一最早之車回來，如遇星期一係銀行例假，可延至星期二早車回來，但此種平價車票，僅售壹號票，式號票(叁號票則不發售注意) (由庇能埠往暹羅快車車期) 每逢星期五早八點十一個字，由庇能開行，直往暹羅京城止，計行程三十六鐘點，抵步馬來聯邦各大火車站，均有直達暹京車票發售，而暹京大站，亦有馬來聯邦各大站車票發售。

【乘輪船須知】 自新加坡航行香港上海歐洲及荷屬各埠之輪船，皆靠於幾號碼頭，其船甚大，而名稱如皇后號總統號鴨家等，亦為人所共知，乘汽車或人力車可直抵船旁，故登船尚無困難，至於開赴檳城波得申巴生哥踏丁宜豐勝港關丹馬六甲等處之輪船，僅航行附近海峽中，其船甚小，載重不過數百噸，名稱既繁，航綫又復紛歧，且此等船皆停於海中，乘客須坐小艇駛近其旁，始能登之，操小艇者，多福建人，次則馬來人，彼此言語既不易通曉，而彼輩急於招攬乘客，亦不暇詳審吾人所赴地點，及應登某船，但有欲登其艇者，即載之，海面橋樑林立，小艇曲折行其間，比駛迫一輪船之旁，坐客起而登之，既而審知其航線，非吾人所赴之地點，始知其誤，仍須乘小艇改赴應登之船，如此往返一次，不獨虛耗小艇之費，且行李易於遺失，實為一最困難之事，憶余曾由新加坡赴馬六甲

而小艇則載余登赴波得申之船，既知其誤，改登赴馬六甲之船，而所耗已一元有餘矣，故欲登此等船者，宜令旅館中人導往，始不致為小艇所誤也，此等船中以二等官倉最為適宜，器物既較清潔，且備有大餐，供客購食，乘客多為體面人，無喧囂鄙野之習，頗能令人適意，若夫大倉中，則馬來人吉寧人等最多，行李凌亂無次，臭氣薰蒸，喧嘩不已，令人不勝其煩擾，且行李亦易遺失，較之官倉相去遠矣，余曾與友人同赴檳城，余坐官倉，友人則居大倉，比至下船，友人竟遺失零物數件，所值較官倉之價尤多，故不宜吝惜船費，總以乘官倉為妥，凡乘此等船者，不可不知。

【新年之景況】 南洋華僑富於保守性，雖與外人雜居甚久，日受其漸染薰習，而於固有之風俗習慣，猶斤斤焉保守勿失，故年中所有令節，無不依舊稱觴點綴，而舊歷新年，其尤著者也，每至新年，商店皆閉市停業，工人亦停止工作，家家設神位，供以精美之饌，焚以珍貴之香，爆竹之聲，徹數日夜不息，男女老幼皆衣服整潔，至戚友家賀年，商家亦互相稱賀，各俱樂部，則舉行團拜之禮，懸燈結彩，點綴備至，是日部員，皆著長衫馬褂，以示莊重之意，非復平日之短衣矣，商店民居亦皆門貼春聯，戶懸燈綵，每日珍羞勝饌，暢飲飽食，而大公司商店及各俱樂部，更設盛筵，請佳賓作盛大之宴會，余居新加坡時，值新年元日，被邀與宴者數處，所食皆中國式之燕菜席，只設酒肴而不備飯，余素不飲酒，故徧歷數席，未能食一米粒，及出而購買麪包亦無從得之，終日竟未得一飽，亦一趣事也，計新加坡一埠，每至新年，所費不下數百萬金，各報紙頗不謂然，極力著論反對，終未能發生效力，而外國銀行等，大商業，且隨之閉市，因華商全體休業無可交易也，夫華僑保守舊俗，雖未可厚非，然所費過鉅，揆諸經濟原理，亦非生產之道也。

